

是戰之罪

在六十五年前，1941年十二月七日，清晨7時55分，日本奇襲美國太平洋艦隊總部珍珠港基地。三百多架飛機臨空轟炸，造成三千人死傷，多艘軍艦受損。羅斯福總統稱之為歷史上可恥的日子，導致美國參加反軸心戰爭；至終是兩顆殘酷的炸彈，使日本成為核子武器首先的受難者，引進核子陰影的恐怖世代。

失敗的日本，雖然有了美國指導制訂的憲法，反核止戰非武；但不過一代之後，政客們又去祭拜戰犯的“英靈”或惡靈保佑！美國的無知政客們，也直接間接的勸說鼓勵日本再武裝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戰創痛深鉅，但未足使世人領受教訓。不到五年，另一場戰爭，在鄰近的朝鮮半島打了起來，經過三年苦戰，五百萬人喪生，以沒有誰勝利而停戰言和。

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越南的戰爭，接踵而來。這次拖了近二十年，成為美國歷史上最長的戰爭，損傷也更慘；最後，在1975年，只得單方面宣佈勝利，倉卒撤退。

麥克阿瑟將軍(Gen. Douglas MacArthur, 1880-1964)在西點軍校畢業禮上講話，他引柏拉圖的話：“只有死人見過戰爭的結束。”(1962年五月十二日)

經歷了那麼多戰爭的痛苦，學乖了嗎？遠不是那樣。

領袖們看到核子放射線的危險，為了自己利益，願意聽科學家的話；因為核子武器也沒有佣金可拿，而且比颶土迷自己的眼更不智。但使用傳統普通武器，有利可圖，何妨來作試驗，讓士兵和人民付代價？於是口裏說得好，行動是另一回事。

二十一世紀的開始，戰爭也隨之開幕。這次不同的是，以最進步的武器，打最愚昧的戰爭。到打了戰爭以後，才嘗到苦果：不僅多少人喪失生命，消耗資源，對人性更造成嚴重破壞。逃役避戰的懦夫，一旦徼倖成為領袖，就一張猙獰面孔，假作英雄，以補償過去的內疚，遣送別人去作過河卒子，禍國殃民，犧牲人命，自己宣佈勝利。

無知而短視的領袖，只顧自己利益，對國家前途全不關心。核子放射線固然危險，但還有更嚴重，更普遍的危險，就是戰爭對人性的影響，忽略的人，要付極大的代價。

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，在2006年十月九日，記載一個實在活生生的慘劇：

今年夏天，在南加州，有一雙看來正常的青年恩愛夫婦，進到劇

院去看電影。不久後，有一名看來像阿拉伯的人，坐在附近的位上。男子立刻緊張起來；低聲囑咐妻子，若有意外的事，要低伏在地面。接着，聽到附近發出金屬接觸的聲響。他迅速跑向那人，意圖制止“自殺爆炸”！掙扎中，那人的致命武器，從袋中掉出來：一罐可口可樂。

這只是一個輕鬆的笑劇。但如果是“狹路相逢”，男子的身上恰巧有槍，結果就不一樣了，可能造成悲劇。

心理治療醫生保莫蘭滋(Andrew Pomerantz)說：“每個戰爭歸來的人都有問題。我從沒看見一個人，殺掉別人以後，而能脫離記憶困擾。”

(Anyone coming back from war will have difficulty, I've never met a person who killed others who was not haunted by the Memory.)

還有，那些喪失肢體的人，雖說可以殘而不廢，但不免覺得失去了自己的一部分。實在說來，每個人死亡，特別是自己認得的人，會使還存在的後死者，覺得失去了些什么。這是人際關係的實在。

據說：那些戰場上歸來的人，並不像在棋盤上給人擺佈完了的棋子，收起來就無事散場；而會留下心靈的創傷(雖則領袖們不信有心靈)；其中大約三分之一，嚴重的心理問題。政府既無法收容這偌多的心理病人，他們的自療法，是沉浸於麻醉藥物，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，如此循環不休。

領袖們滿足了屠殺的成績，戰場上的槍聲終止了；但人心中的仇恨，敵視，並沒有終止，使社會長久處在戰爭邊緣的文化。

旅行本來是快樂的事。但現在要忍受不得已的痛苦羞辱。乘飛機要很早就趕去機場，緊張的挨搜身之苦，還得脫下鞋，被迫作“脫鞋之家”！而那些執行檢查的人，也習慣的把每名旅客當作假想敵，近來更迫人把化妝品和飲料丟掉。曾有人隨便講一聲：“我聞到有種氣味！”就引起機場全部疏散。

我曾遇見一名銀行女職員，她自稱是“波斯人”，避免承認自己是伊朗人。為什麼年輕輕的甘作歷史人物，不用地理名詞，而搬出陳舊的歷史名詞來用？為避免敏感的仇恨問題。

甘迺迪總統(President John F. Kennedy, 1917-1963)說：“人類必須終止戰爭，否則戰爭將使人類終止。”

核子彈之父歐本海默(Dr. Robert Oppenheimer)在國會作證。議員們問他，有沒有方法防禦核子彈。他說：“當然有！那是...”然後，環視急切期待的聽眾，輕聲說：“和平。”

幾年前，我在公路上駕車，遇到交通緩慢，能夠看見前面的車牌，框上的字是：“珍珠港生還者”(Pearl Harbor Survivor)；還有退伍軍人醫院的標貼，而清楚是日本製造的 Honda 車。這些條件合在了一起，該不是巧合吧？可惜，以後再沒看見他，失去查問的機會。想來那個年

代的退伍軍人，已經所剩不多了；不知道此人是否仍然健在？

戰後的日本，殘破不堪；但領隊空襲美國的洲田美津，卻悔改信主，成為基督徒；尋求並且得到從前戰爭中受害者赦免，與神和好，也與人和好，是不幸中的大幸。

這怎么可能呢？聖經說：

藉着祂[耶穌基督]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，成就了和平，便藉着祂叫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，天上的，都與自己和好了。(西一:20)

基督“用自己的血從各族，各方，各民，各國中買了人來”，同歸於神(啟五:9)，我們就沒有理由再互相排斥，爭奪，而該在主裏合一，表現實際的愛。

惟有當人認罪悔改，除去心中的惡行，與神的性情有分，才可以彼此相愛，有真實的和平。到主耶穌基督再臨，與祂同享永遠榮耀。阿們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